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经济思想史

唐庆增 著



始于185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经济思想史

唐庆增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思想史/唐庆增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075-0

I. ①中… II. ①唐… III. ①经济思想史—中国—
古代 IV. ①F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102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中国经济思想史

唐庆增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075-0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31 $\frac{3}{4}$

定价:156.00元



唐庆增
(1902—1972)

大學叢書

中國經濟思想史

卷上

唐慶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中国经济思想史》封面

中國經濟學社季刊用箋

作民副社長先生有道教啟者上次本社理事會議承
慨允每年補助本社季刊廣告四份計費洋五百元
仰何

盛情曷勝銘感茲因本期季刊付印在即在在需款
特派潘景根君趨

前晉謁務祈

賜撥為幸再廣告四份亦乞

惠將底稿賜示以便分配登載可也專此敬頌

作者手迹

中國經濟學社季刊社用箋

台
款

寄

生

丁君
後
增
拜
啟

民國十八年五月十日

住址暫設上海愚園路桃源坊四五號

作者手迹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马 序

经济思想常为经济环境之产物,并有改造经济环境之作用者也。如欧洲中世纪之庄园制度,本系以都市为中心之自足经济制度,颇适合于当时社会之需要,曾普遍的盛行于欧洲,故当时欧洲经济思想,极重视农业。及其末期,交通逐渐发展,货币经济已渐抬头,都市经济渐成桎梏,加以地主与贵族纵欲败度,农工商人不胜其压迫之苦,重商主义由是发生,都市人民协助王室以削弱地主与贵族之势力。自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四九八年麦哲伦绕道好望角,开通东印度航路,美洲金银及东方珍贵商品,流入欧洲者甚多,欧洲之重商主义,更趋积极,法国科尔伯特(Colbert)尤为重商主义之杰出者,改造法国之经济事业,成就甚大。迨重商主义之末造,各国政府只图出超之增加,招致巨量金银,以富国为能事,对国内工商经济,干涉频繁,政府财政,濒于破产,若法国禁止谷物出口,农民尤不胜其苦,利不胜弊,反动以起。重农思想复临漫于各国,视农业为真正之生产者,为国家一切财富之源泉,故主采农业单一税,德国受重农主义之思想最速,在一七八一年至一七八二年间之废除,农奴制及租税制度之改革,如一七七五年之土地租法均为重农思想势力所造成,由此可知经济思想与经济环境之关系矣。经济思想史即研究各时代经济思想之所由生与其影响于经济环境之效果,得失分明,取舍有则,裨益于人类

经济生活者，岂浅鲜哉！故各国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之研究，莫不蔚成大观，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古先圣哲经济思想之灿烂，较之欧美各国，未遑多让，惜汉后儒者以言利为讳，经济思想遂少系统的发展，海通以还，西学东渐，欧美经济思想史，遂亦风行于我国矣，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者，尚鲜其人，能无憾乎！吾友唐庆增先生，专研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思想，致力尤多，早已蜚声海内，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价值之高，自无待余之多赘，余因其出版有日，故乐为之序。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 马寅初志于青岛寓所

赵 序

间尝观察专治经济学者，无虑数千，稍有所得而献身社会者又无虑数万，然于经济学说其态度如何？上焉者则穷年经月矻矻以求，而仍惑于经济学说与社会事实每多矛盾，深致怀疑；下焉者则直以经济学为入世之一种必须过程，学毕则学说自学说，治事自治事，如风马牛之不相及。旁观者不察，哗然竞谓经济学说虽持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于国家政策之实施，人民生计之解决，曾无若何裨益，教室之讲演，直等于空谈，此均因未明经济学之真义与其范围，有以致之，而历来教学者囿于成见，故步自封，更足为厉之阶耳。夫一种学说之成立，必有其时代与区域之背景。所谓时代之背景者，即文章制度社会民生以及政治军事，与时俱迁！有才智焉，观察其变态，研究其因果，属于政治者则归纳之而成为种种政治学说，属于经济者则归纳而成为种种经济学说，属于一般社会者则归纳之而成种种社会学说。所谓区域之背景者，即国境之广狭与地土之肥瘠，而作者之目光，亦因之而转移，农业之国，其学说自必重农——如工业革命前之英德法作家，——矿业之国，其学说自必偏于采矿——如今之南非洲作家，——岛屿之邦其生产方法之研究，必趋于精密（Intensive Production），大陆之邦新经开辟者必趋于广泛（Extensive Production），即偶有概括抽象之学说，然其背景仍为耳濡目染接触最多之事实。经济定律非万古不磨颠扑不倒之论，举

凡社会经济之问题，不度其时势之转移，国民之特性，漫用陈说以寻求因果，解决纠纷，即显然凿枘不入者，亦强而归纳之，其不僨事貽笑柄，又安可得？于是怀疑者茫然不知何从，纷起而争辩各家学说之长短以及方法之优劣，肤陋者则惑于经济学之致用，徘徊岐路，或迳认其矛盾，各行其是，口谈经济学说，而事实上推翻之。倘能各就作者之时代与区域而研讨其学说变迁之原因，更就各家学说之限制而筹谋国计民生之政策，则纠纷虽不尽免，而解决之线索可寻，学用虽难全泐，而前贤之规型具在，然则经济学史之作，罗列各家思想，依其时代及区域之背景而讨论其渊源与当时及后世之影响，其使命之紧要，无待赘言矣。

夷考泰西经济学史之作者，英国则有麦考洛克 (Mc Culluoch)、应格兰姆 (Ingram)、爱希莱 (Ashley)、凯南 (Cannan)、伯兰斯 (Price) 等。美国则有韩纳 (Haney)，法国则有勃兰琪 (Blanqui)、居鲍哇 (Du bois)、郎宝 (Rimbaud)、奚德与里斯德 (Gide and Rist) 等。德国则有卡兹 (Kautz)、劳休 (Rosher)、居林 (Dühring)、爱散哈德 (Eisenhart)。意国则有贝觉 (Pecchio) 及考撒 (Cossa)。其中尤以法国著述最称精密，盖经济学史在法国大学中皆有独立之讲座，而于法律经济之学生，又为必修之课程，教学两方，全力从事，其著作亦因之而特具精彩，如居蒲哇之《经济学说简史》 (*Précis de l'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es Faits et les Institutions*) 其结构先以各时代之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之叙述 (Milieu Politique, Milieu économique et Milieu Social)，然后殿以当时各家之学说，使读者一方明了该项学说之由来，他方复指示当时学术之影响，深合上述经济学者应有之态度。惜其书只及重农学派 (Physiocrats) 而止，如亚丹·斯密之《原富》 (*Wealth of Nation*)，

集前贤之大成,犹未遑论及,且书出即罄,寻求匪易,学者苦之。凯南之书(*History of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1776—1848.)其体例与居蒲哇之作,多有类似处,然其评论过于苛刻,易使学者误会,且限于英国经典派(English Classical School),仅能认其为吉光片羽耳。应格兰姆之《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劳休之《德国经济学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ökonomik in Deutschland*)暨《英国经济学史》(*Zur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Volkswirthschaftslehre*)又奚德与里斯德合著之《经济学说史》(*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大抵于上古时代则摘录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及罗马政治家历史家及哲学家如昔昔罗(Cicero)、柏赖尼(Pliny)、散纳卡(Seneca)偶及经济之言论,中古时代则泛论当时教权之弥漫,学术之凋零,所可记者惟圣阿困那(St. Thomas Aquinas)之《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ca*)中关于贸易利息等奇零问题而已。关于近代者,则亚丹·斯密以前,大都简略,自一七七六年《原富》一书出版后,迄于十九世纪末,则无论其褒贬如何,所叙列者,除阐明经典派之经济学说如亚丹·斯密(Adam Smith)、李卡图(Ricardo)、穆勒父子(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诸人之作外,或抒击经典派经济学说之立论前提(economic premises)未洽实况,或指摘其演绎方法(deductive method)易入玄虚,而另辟研究途径大要,则应劳奚理诸人之经济思想史,悉趋于分析评鹭,略于时代背景,其心目中盖以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组织日形完密,亦日形芜杂,于政治社会之影响,綦难测量,非有专书莫能究诘,此其所以取舍之处,盖亦自有标准也。

吾国经济思想史之研究,亦不乏人,然大都片段残缺,敷衍成

章,与西方之专书相比,诚不啻萤火与日光。夫以吾国数千年政统不绝之国家政治经济,昌明之候,无代无之,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亦屡见辈出,即降至乾嘉文化制度与西方相较,犹足以自豪。此数千年间关于经济之学说与造成种种学说之背景,爬梳整理其宝藏,殆无穷尽,设能分期陈说,厘订作家,其裨益于经济变动与学说演化之研究,岂有涯涘!况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生产方法,模仿欧美,不遗余力,工业革命初期之象征,至为显著,当此嬗递期中,各级人民之生计与夫劳资天产之报酬,悉须另行调度,加以纠正。剧烈之变动,既足使大部人民受非常之痛苦,而欲渐次脱离传统的社会经济之观念,以求适合新环境,尤须将吾国旧有之经济学说,阐明挥发,以资借镜。夫如是始克言依照一国之特殊情形而施行特殊政策,既无削足就履之嫌,更免沐猴而冠之诮,经济之学说与政策,双方互助而不相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之作,不容或缓,中国经济思想史之重要,所不待论。虽然,治史非易事也!治经济学史尤称庞杂,治中国之经济思想史更多困难:吾国古籍,浩如烟海,掇择维艰,一也;作者林立,冒名假托,真贋难辨;二也;年代久远,时日既难确定,字句尤多僻奥,三也;吾国私人皮书,力有未逮,公家设备,直等于零,言及著作,参考无从,四也。年来政变迭起,国计民生,两臻枯竭,材智之士,近于衣食,终日皇皇焉汲汲焉仅足以糊口,欲投仕途以期运用所学,则非魑魅魍魉,同流合污,即株守雌伏,末由自见;欲执教鞭,则士不悦学,无逾今日,教室生涯,直邻牢狱,倘能师生互谅,此谋衣食,彼获凭章,两相交易,揖让而退,犹为上焉者,至于师生间咆哮詈骂,嘻笑讥刺,亦属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盖师道之尊严,学问之名贵,荡然无存者已非一日矣。夫衣食不给,安能专心?切磋乏术,何来兴趣?环境之不佳,影响于著作五也。即使